

一、冬之溫暖

羅蘭

綠蠟新醅酒，紅泥小火爐；

晚來天欲雪，能飲一杯無？

這是最能描寫冬之溫暖的一首詩。

這短短的四句詩，鮮活的畫出冬日晚間，熊熊爐火旁，好友對酌時的情景。因為友情與酒的溫暖，而使冬日晚間欲雪的天氣都不冷了。

在農業社會時代，和三五友好，品茗談心或飲酒賦詩，都是最令人神往的雅事。人們相互之間有真誠的感情交融，可以有金蘭之誼與生死之交。「知己」是令人神往的友情，大家有時間與閑情，也對人情有足夠的信心，來慢慢培養深厚的友誼，彼此能夠互相知心，成為永恆的道義之交。

現代的友情卻逐漸失去了這一份深厚與真誠。因為大家都太忙了，忙得除了有業務上的需要之外，沒有時間和朋友談心。

現代人情因此而難免充滿著「勢利」的成分。人們常會想——假如他對我事業上有助，或對我金錢上有益，那麼，就支付出本應在家休息、團聚的時間，去應酬一下吧！

替現代人想想，在樣樣需錢，又因為人情淺薄而必須孤軍奮戰的生活裡，又怎能怪他們一切為利，不顧人情呢？

在必須有足夠的金錢才能支應他們的生活所需，使他們有安全感的情形之下，人們彼此不談情誼，只談實利。卻又正因為不談情誼，只談金錢，而更注定了必須孤軍奮戰的情形之下，我們實在對現代人充滿了悲憫與同情。

金錢能幫助人們到某一個限度。在這個限度之外，人們會發現，他所最需要的並非金錢，而是情誼。

古時有刎頸之交，有忘機之友，彼此沒有實利的目的。對朋友，只願付出，不想取得。因此，在平時，可以有閒情，坦誠的對坐談心，享受友情的溫暖，當有困難時，彼此可以掏誠相助，不帶任何功利的成分。

宋朝杜小山有一首詩，題名〈寒夜〉：

寒夜客來茶當酒，竹爐湯沸火初紅。

尋常一樣窗前月，纔有梅花便不同。

現代人還有沒有這種快樂的心情，迎接寒夜叩門的「不速之客」，而還覺得連月亮與梅花都因有客來而相得益彰了呢！

二、鄉居

一帶暗藍的遠山，起伏在竹籬外邊。一彎清亮的溪水，繞過巷口，終日低吟著，繼續著它不變的行程。打開窗，大自然在裡面鑲上一漠漠的水田；不時夢似的飛起幾隻水鳥，越飛越遠，漸漸化成了天邊的白雲。

稻熟的季節，農人戴了斗笠；農婦更在頭上包起了花布頭巾。她們有時在路邊春打稻穗。輕風攜帶著大地的芳香，將秀美的稻穗，和她們飄灑的黑髮，朝一個方向吹去，形成了極美妙的波動。金色的稻粒也灑落了一地。在這樣的季節，田邊、樹蔭下，出現了一座座稻桿小棚。農人夜中棲宿在棚裡，白天便空無人跡，棚口也許放著一把水壺，一雙木屐，處處顯得那麼恬適逍遙。田埂間堆起了高高的稻草堆，上面還插了一根竹竿，往往掛住了一兩片過路的閑雲，給那靜靜的田野，染了無限的美麗。

沿著銀色的大路，點綴著一些疏落的房屋，一些嬌豔的扶桑花，一些淡紫淺藍的朝顏花，整年、整天那麼單純的開著。甚至在風急雨驟的臘月，小草也忘了躲到泥土裏去作夢，仍然是綠油油的，裝飾了地面。

草上的常客是一些赤足小孩。有的手中牽了一隻水牛，身後還跟著一隻溫馴的小白羊，在絢麗的日光下，茫然而立。腳邊常擺著一只竹筐兒，裡面裝滿著自己園子裡種的紅辣椒，等待著過路人問津。他們有的年紀太小了，小得叫賣都不會，只任過路人隨意拿去一些，再隨意扔下幾角錢。單純的心靈裡，從不顧慮到小生意的盈虧。有一天，我偶爾為了好玩，向一個小孩子買了幾串辣椒。他也許認為我付的錢太多了，第二天，又悄悄的在我的竹門上掛了一串。我拿下這串贈物，想像到那小孩翹足引頸掛上這些辣椒的情景，直覺得比一串珊瑚珠更珍貴。

一個開雜貨店的鄰居，每天到我家來收取些剩飯殘羹餵養她的鵝、鴨。每逢過年，她總送來一塊親手製的玫瑰色年糕，我少不了要客氣讚美一番，說做得如何芳香可口。次晨，他笑吟吟的又送來更大的一塊。這一次，我只好默默的領下這份美意，不敢再讚一詞。多麼樸厚的人情啊！

我愛台灣，尤其是台灣的鄉下。我喜歡那可愛的如畫景色，更喜歡那些純樸的鄉民。

三、談靜

炎夏溽暑，到處是燥熱與喧囂，坐下來，在綠樹裡輕搖著一把圓扇，讓我們來談談這個美妙的字——靜。

一上來，先默誦兩句徐志摩的詩吧：

「庭院是一片靜

看當頭月好。」

感到嗎？一種恬靜之感，是否如春日小溪般，在你的心頭涓涓而流？

我們的生活不是完全屬於「動態」的，也不完全是屬於「靜態」的，而靜二字比活動似乎更為重要。

靜不是停滯，

靜不是休止，

靜是莊嚴的工作、熱切的活動的前奏，好似音樂演奏會啟幕前，那寂然無嘯的臺前。

只有在最深度的寧靜，最高度靜謐中，你才可以慢慢的調理你的弦索，時間一到，它才可發出動人的節響來。

只有在幽獨，寧靜之中，你才可以悄然的蓄集你生命的力量，如涓滴之歸向大海，如塵沙之堆積邱山，不知不覺間，形成了你的強力與偉大。

唯有在寂寥清靜的環境中，寧靜的情緒中，你才可以有暇使心靈臨流自照，更清楚的認識了自己，悟知「今是而昨非」或者「今非昨亦非」，面對做人治事的態度，悄然有所改變，以完成自己的人格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
一隻航行遠洋的大船，儘管在風浪中顛簸，但船頭的那只羅盤針卻是靜靜的永指著不變的方向，一顆偉大的心靈，彷彿似之。我們能夠常常保持心中的那分寧靜，才不致於被美國小說家海明威所譏，被稱為「迷失的一代」。一個在事業或學術上有成就的人，他心裡永遠在寧靜中保持一片澄明，不為外界風雪塞途而踟躕徘徊，不知何去何從，他們在幽獨寧靜中完成其偉大卓越，完成其「我之為我」。

我曾經看到過一個人，他每天自晨至昏，都是非常的忙碌，好像沒有分秒的閒暇，但他治事是那般果決明敏，精神是那般的充沛，好像在他的一生中，能完成了我們三生都做不好的事。

有人問他，那股豐富的生命力是自那兒來的，他笑著說：「來自我的內心，來自我的寧靜！」

四、翡翠山峰裡的溪

從翡翠山峰裡流出來的一條溪，水色清清似琉璃。流到了阿媽家村子的北邊，忽然被截成了兩段，中間嵌了一座玉石般的水壩。

村裡的人家依著水壩下游一戶戶聚集在一起。白天，有的溯溪進山裡耕稼種田，有的靠捕魚獲為生。晚上，一盞盞燈火沿著潺潺的溪水漫灑亮起來。這樣寧靜相依的畫面，到了每年夏天，總是會熱熱鬧鬧的換上另一幅風景。

這是因為，當水壩不再像冬天時湧出自白嘩嘩的瀑布進溪裡時，溪水就變淺了，顏色像天空一樣藍了，看得見魚兒蝦兒水裡游了。平時被叮嚀不可以近水的孩子們，現在有了大人的帶領，早已個個捲起衣袖和褲管，爭著做急先鋒，準備要出征了！

我們高高舉起手中的小網子，搖晃成了在風中飄揚的軍旗；拎著小塑膠桶，準備裝回滿滿的軍糧；夾腳施鞋啪哩啪哩蹦跳在路上，踏得像馬蹄一樣響，一路奔向久違了一個冬天的小溪。

金色的夏風也涉溪過來湊熱鬧，帶著陽光的溫暖和水珠的清涼，把在水壩不遠處，幾棵楊柳長長的綠髮吹得閃閃飛揚。風停的時候，柳條兒垂入溪裡，成了釣線，釣起了幾瓣落花。

有幾個釣客靜靜站在溪的這一邊，等待被溪那一邊喧鬧的人聲哄趕過來的魚兒自動上鉤。聽說，收穫要比平常更豐呢。我們經過的時候，湊近瞧一瞧他們桶子裡的魚，果然一尾尾又肥又大！

快點！快點！走快點！幾朵雲兒被我一催促，也從幽靜的山谷裡飄出來，比賽誰先到溪的那一邊。

要到溪的那一邊，得先通過水壩這一關，我們必須爬上水壩，走過一段閘口，和一股股扭腰擺臀的水柱，跳上一段水舞。這種舞步成了我們玩水前慎重而刺激的儀式，因為能通過考驗的，表示已經和水親近了，才可以下水。

今年，我覺得自己已經長大，也想單獨接受水柱的邀舞，不願再像隻無尾熊般緊抓在大人胸前，被一把抱過去。

所以，一手握住小網子，一手在水花中揮舞，一腳跨過紫紅暗綠的苔蘚，一腳踩入青蔥白浪中，驕傲的表演了這一場水舞。

我走過去，坐在水邊，看一個個人兒跳下了水，變成一尾尾彩色魚兒。一條溪像沸騰騰的一鍋水，在夏天裡，被熱滾滾的笑聲兒和水花兒給翻揚著，煮開了，冒泡兒了。

五、撐傘的人

洪醒夫

如果天是藍的，就不該有雲。如果有雲，就不該下雨。如果下雨不該撐傘。如果撐傘，就不該走在藍藍的天空下。

可是我們都撐傘，都走在藍藍的天空下。

雨來的時候，天還是藍的，在烏雲之上，一定有藍藍的天空。只要你有心一見，你一定可以看見，這片藍天在你心裡，晶瑩剔亮，蔚成永恆的顏色。雖然雙瞳接觸的是厚重且逐漸下壓的烏雲，但你心裡自有清明的世界，我們又何必畏縮？何必撐傘？何必屈服於「自然的暴力」？

當雨點在藍天下聚成氣候，其勢足以興風作浪時，便從天而降。有時無聲而下，雨絲細細的，斜斜的。有時淅瀝而下，聲音叮叮的，咚咚的。有時滂沱而下，其勢若萬馬奔騰，沛然莫之能禦。不管如何下法，無聲也好，淅瀝也好，滂沱也好，在雨中的山山樹樹，都會昂頭微笑，英姿勃發，只因他們腳踏實地，忠於土地，忠於崗位，忠於苦難而俯仰無愧，風雨裝飾了他們堅強的品格，他們也強調了風雨的存在，面對暴力，且能夠向暴力微笑，對苦難而不畏縮，所以風雨成為他們的一部分。

可是我們不然。

我們都撐傘，都走在風雨中，都走在藍藍的天空下。

我們是唯一需藉衣物的偽裝來掩蔽羞恥的動物，雨會淋溼我們，我們怕，山山樹樹不需掩蔽，雨淋不溼他們，他們不怕，他們始終站在那裡，點頭，微笑，搖曳生姿。

我們怕，我們就是買傘。

於是黑是、黃的、長的、短的，各式各樣的傘，就如此這般理直氣壯的被撐起來。雨來的時候，大街小巷，只見傘，不見人。——每一張人的臉，都在傘的陰影中隱去。在昏黃天色中，那些花花綠綠的傘，愉快的，憤怒的，憂愁的，煩悶的，都隨波逐流，逐漸流成一條無岸無涯的大河。

河怎麼流，傘就怎麼流，愉快、憤怒等等的七情六慾也就怎麼流，從古流到今，從西流到東，從所有的街路流向所有的門戶，無休無止，無聲無息。

如果有人能夠隻手遮天，救救這些撐傘的人，不如把傘都拿掉，讓他們面對風雨，使他們的心靈得以歷鍊，得以剛強。

撐一把有形的傘，那是正當的事，因為我們不必在雨中表現異於同類的乖張。但如果撐起一把無形的傘，使我們不去面對風雨，面對苦難，那我們永遠無法領略雨過天青的喜悅。

六、活在當下，才能塑造未來

一個人一旦出了鋒頭，就像是赤裸地呈現在眾人眼前，每一個言行舉止都會被人拿放大鏡來檢視，種種的毀譽都會接踵而來。如果不能保持「我就是我」的坦然態度，勢必會感到左右無措。

美國網球女將比莉·晶·金恩十四歲的時候，就已經參加過許多場正式的比賽了。她回憶當時對自己的每一場比賽都相當在乎，每次賽後都會將那一場比賽的相關報導剪下來，做成剪報。

有一次，她打輸了，那場比賽以六比〇、六比〇直落二被淘汰，這樣的結果讓她十分難過，體育報紙更以頭條報導她一局都沒有拿到，讓她深受傷害，甚至覺得痛不欲生。

那時，她的父親將她帶到一旁，語重心長地告訴她，他不認為看自己的相關剪報會有什麼好處，最好以後也不要再看了，因為她日後將會面臨到更多曲解和浮妄的言論，只要不去聽，這些壞話所帶來的危險性就能減低；而他也不希望她因為愛聽讚美言辭，而淪為自大之輩。最後一句話，對小小年紀的比莉來說，影響更是深遠。

他說：「閱讀有關自身結果的報導，有如閱讀妳的昨日；身為運動員，妳該做的就是打好今天的比賽，妳應該活在當下，才能塑造未來。」

比莉由父親身上，學到了「活在當下」的人生哲學，更學到每個人都必須珍惜每一刻，而遭逢未來時，更必須堅持下去，並竭盡所能地去解決。

羅斯福總統的夫人艾琳諾·羅斯福曾這麼說：「不經你的同意，沒有人能使你自覺低劣。」

換言之，別人的言語並不見得能讓你覺得高貴或低劣，一切都是自己心中的那把天平得出來的結果；我們覺得自己高貴就是高貴，覺得自己不如人，就是低人一等。

我們得先認清自我的價值，喜愛自己的存在，那麼，我們的存在才有意義。未來，勢必會有更多的遭遇與險阻，為了克服人生中的種種挑戰，我們必須具備堅定的自我意識；如果光是聽從他人評論且隨之搖擺，就無法獲得洞察自我的銳利目光。

所謂「指望別人為你引路，勢將迷途」，就是這個道理；與其如此盲目，倒不如保持自己的人生方向與速度，在當下盡情地活出一片燦爛。

七、母親

母親身材中等，略方形的臉上有一對烏黑的大眼睛，希臘式的鼻子，一張小巧的嘴和一頭烏黑的短髮，她給人一種高貴的感覺。她雖然已經四十歲了，但是每當我和她出去時，別人總以為我們是姊妹。

母親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。每當父親有困難時，她總是毫無怨言的分擔。父親和母親互相體貼，他們從未爭吵過，所以家裡處處都洋溢著祥和的氣氛。母親對我和兩個弟弟則是以愛和身教來教導我們，她從來不像別的母親一樣當孩子有了過錯時大聲的叱罵，她總是溫言的勸導我們，使我們能自省改過。猶記得當我們剛入學時，母親每天晚上和我們在燈下一起溫習功課，我們寫幾遍，她也跟我們寫幾遍，以激發我們讀書的興趣。有時候她也會考考我們，我們姊弟從小功課就很少讓父母操心過，我們都能夠自動自發的努力讀書，這難道不是父母親偉大的功勞和愛心嗎？

母親很善於主持家務，她燒的菜樣樣都很可口，她又會做很多種點心，常常使我們享口福。她也很擅長於家庭佈置，家裡的牆上總有她親手做的紙玫瑰花，雖然是紙做的，可是卻也嬌艷如真。我們家雖然沒有大的院子，可是陽臺上卻有母親悉心照顧而開得非常美的花。所以雖然我們家不大，可是在我心目中它卻比皇宮更堂皇舒適，比任何地方更溫暖，因為父親和母親的溫情和愛心照亮了我們的家。

母親的氣度非常大，她能容忍別人所不能容忍的事。記得二年前，因沙石的放置問題和隔鄰發生了爭執，他們竟謾罵母親，把母親氣哭了；但母親卻不和他們爭吵，我和弟弟實在忍不住了，就跑出去回罵幾聲，母親馬上把我們叫回來，對我們說：「你們怎麼可以和他們相罵呢？須知你們是受過教育的，如果和他們爭吵，豈不和沒有受過教育一樣嗎？如果這種小事都不能忍，將來還能做什麼大事呢？那爸爸和媽媽對你們的苦心豈不是白費了嗎？」母親的一席話使我和弟弟慚愧不已，也使我了解了何以左右的鄰居都那樣的尊重母親。

母親的好學以及向上心是我們所永遠望塵莫及的。母親受的是日本教育，本國字是跟我們學的，每當我們去上學而她做完家務後，她總是拿出我們不用的課本來學習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現在她的文章已經寫得很好了。有的時候我有不會寫的字還得請教她。母親這樣的好學，所以她的思想很新，因此在我們家裡從來沒有兩代隔閡的事發生。我們可以向母親暢談我們的心事，而母親總是慈祥的傾聽者，然後為我們提出最妥善的解決辦法。世上有那件事能比母親和子女間的深入的了解更美妙呢？

八、走進山林裡

吳敏顯

走進山林，彷彿穿過深深的院落。

走進山林，彷彿靜坐在古老的寺廟裏。

走進山林，彷彿處身一場夢中。

稍偏陰暗，但柔和的光線，是一大疋輕軟光滑的絲綢，適舒的裹著我赤裸的身軀。

有時明明知道一座山林的深淺，邁開任何一步路，仍以為自己正走向無邊無際，甚至覺得自己是一片青苔，無聲無息的在繁殖、在擴張。未曾有過的和平心境，無邊無際的在拓展。

常年遠離著山林，一旦走進來，就走進一個陌生的部落。卻看見眾多熟悉的笑容，及和悅的面孔。他們個個伸長手臂，親切的拍打著我的肩膀。

落葉的積層不厚，但晴日時，踩在上面，已有膨鬆的感覺。在寂靜的山林小徑上，我欣喜奔躍，落葉即回報我以熱烈的掌聲；我緩步尋思，它婉轉應和；我急躁心焦，它喋喋相勸；我猶豫遲疑，它相機慫恿。若是天雨，常有小小水流，跟著地勢蜿蜒前行。飄落多日的葉片，輕易的吸足水份，穩住腳，堆疊成水流裏凸起的礁石，將水激起美麗的波紋；新辭枝的葉片，是斷纜的扁舟，順著流水東飄西蕩。

樹的年齡越大，脾氣越好，往往有許多寄生的植物，在它們的臂彎裏、腰幹上恣意的攀爬。在山林的世界，似乎容忍多過於爭奪，我看到一些樹，曲扭枝幹，空出地方容納它的新鄰居；幾棵細瘦的樹，歪著脖子由一棵老楓樹的帽緣探出頭。

綿連的樹林，使天地寂靜。寂靜的天地，使我心虛。幾分心虛，更見出自己的渺小。我放開喉嚨哼著歌，想藉歌聲來打破僵局，卻總是重複那幾句。

平日我們常覺噪音是一股令人怒不可遏的壓力，沒想到寂靜也是一股巨大的壓力。葉子飄落時觸碰枝椏的聲音，遠處展翅飛起的鳥，小蟲細細的嘶吟……，任何輕微的聲響，都是一枚被投入平靜湖面，激起漣漪的石子。而大多時刻，自己的腳步，是山林裏唯一的知音。

山林裏，始終是生趣盎然的。一隻飛蛾的屍體，讓一群螞蟻扛回家分享；落葉和著濕泥，養肥一矮木及一地雜草。任何衰敗與腐朽，經由土壤神奇的魔術，都一一再生——或許是新的一組青葉，或許是一節藤蔓，或許是蕨草，或許是水苔，或許是樹木自身的年輪。生命的意義，在此被更仔細的解釋和肯定。

我聽見，從來未曾聽過的芬芳氣味。

我感覺，從來未曾感覺的寧靜。

九、童年、夏日、棉花糖

碧葉扶疏的深巷底，有一棵古老巨大的鳳凰木。

童年時候，每逢初夏，當人家院牆角落的幾株向日葵，像一輪輪金黃的圓盤，燦燦然綻開時，那賣棉花糖的老人，便也開始自得其樂地在樹下，標售起一朵一朵蓬鬆若雲的棉花糖了。

那真是最輕鬆美好的夏日景象之一。

一根一根新鮮潔白的棉花糖，不，一朶一朶柔軟甜蜜的祥雲，不徘徊在山巔，不流浪在天上，卻只眷戀不捨地停駐在人間，停駐在巷底，停駐在每一個快樂的男女孩的手中，為草樹掩映的尋常巷陌，增添了幾分生動的童話氣息；於是，賣棉花糖的老者，便成了捕雲、網雲、巧手織雲的人了。

是的，織雲的人！

但他不用飛梭，不用紡車，也不去織出整齊的經緯，或細密的圖案；他只是以一小銅勺雪白晶瑩的砂糖粒，緩緩倒入製糖機器中央那神秘的黑洞裡，然後加熱、旋轉、攪拌，於是，一顆顆透明細小的粒子，便被抽成纖纖裊裊、若有若無的糖絲，同時，也開始在細細的木棒上，糾結聚集成另一種美好的形狀了。

面對那樣神奇速成的立體編塑，那樣一縷一縷剪裁合度的白雲，你必然會同意，做棉花糖，實在是一種詩意盎然的袖珍手工業，是可愛的街頭藝術，但也是饒富喜劇效果的魔術。

其實，做棉花糖的機器，出人意料地簡單。一塊長形呈帶狀的鋁薄片，圍繞成古羅馬劇場的形狀，再加上透明的防風玻璃板，和必要的零件，一座被安置在腳踏車後座的小型流動工廠，就算是配備齊全了。

也許，沒有一個孩子不愛雲，沒有一顆童心，是不對雲影充滿好奇與幻想的吧？因此，清寂的午後，或晴朗的早晨，當賣棉花糖的老人，閒閒地騎著腳踏車進入巷口，手裏的響鈴一搖，沙啞的嗓音一揚：

「賣，棉花糖喲——」

成群的孩子，便著了魔似地，紛紛推開自家紗門衝出，緊跟在老人身後，喜孜孜地簇擁著他，像簇擁一位君王，直把他送到巷底那涼涼翠翠的鳳凰樹下為止。

那只屬於市井閭巷的生活畫面，簡直就是童話裏「斑衣吹笛人」故事的翻版，在初夏的微風中，充滿了天真的諧趣。

十、沉默的動物園

小飛機穿透雲層之後，機身忽然向左傾斜！

「看！」前座的駕駛阿皮諾一聲高喊，扶正機翼，我的胃裡禁不住一陣翻騰。眼下的山壁赫然出現了一個像三歲娃娃神來之筆的人形畫：圓圓的臉，一對圓圓的大眼，長長的身體和一雙長腳。

到祕魯旅行的人，絕不會錯過納斯卡的地上畫。

我們從祕魯首都利馬，搭乘八小時的雙層遊覽巴士，到達納斯卡——這個有著兩萬五千人口的小城鎮。

利馬到那斯卡，距離將近五百公里。一邊是白浪濤濤的太平洋海岸地區，一邊是蜿蜒綿長的沙漠地帶。近午時分的太陽熱得特別起勁兒，沿途海灘上不時出現一波一波的彩色洋傘，男男女女的戲水人全努著嘴說：「熱熱熱！真熱呀！」

納斯卡古代的印加人，可沒有被嚴酷的乾旱和燥熱擊倒。

考古博物館裡，農耕時代遺留下來的精美織布、陶器、樂器和飾物，為後人做了見證。

從博物館展示大量陶器上所畫的圖案中，研究者知道，這是一個農耕的民族，為了發展農業，他們精研天候，在天文學上有了令世人驚嘆的成就。

納斯卡城北平原上出現的巨大圖形，於是成為南美洲最具吸引力的歷史謎題！

經驗可以超越想像，雖然我們可以反過來說，想像同樣可以超越實際的經驗，納斯卡神奇的地上畫卻將兩者合而為一了。

它讓我們千真萬確，用肉眼看見了一個似乎不可能存在現實中的實體：在一大片完全乾燥的沙漠表面上，出現了一系列清楚而美麗完整的動物幾何圖形、鳥類素描和花卉圖案。

狗、猴子、兀鷹、蜘蛛、蜂鳥、人形手、樹，牠們被安頓在一個地上動物園裡，牠們的體型很驚人，鳥的翅膀有一百二十公尺長，蜘蛛身高四十六公尺，大大小小的排列，長達五十公里。最早，人們還以為這是印加帝國的一部份灌溉系統。

沉默的動物園就這麼安靜的存在了兩千年！

直到一九三九年，科學家保羅·科索克在駕駛小飛機穿越這一片寂無人跡的平原時，往地面一望，竟發現了這一系列充滿神祕感的動物圖案。

當我們在早晨頂著烈陽，到小機場乘坐飛機準備見識這世界聞名的文化遺址時，心情都特別興奮。